

幸福的启蒙

□张刚

记忆中的恩师马清凤老师，一头白发，但仿佛比年轻老师的黑发更漂亮，更让人尊敬。她穿的也是乡下人普通的灰上衣，但是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儿灰突突的样子，不像农妇，即使新衣服上身，也总是显出旧样来。

从进小学第一天，马老师就微笑着教拼音，识汉字，一步步带领我们走进语文天地中去。

在西北那个偏远的乡村，从没人说普通话，而且要是谁说普通话，会被人讥笑为“酸”，即使到中学学英语，也带着浓浓的西北方言味儿。普通话真是让人“难以启齿”，马老师却让孩子们认认真真按普通话读课文，集体晨读，只有马老师的教室里传出朗朗的普通话诵读声，显得特别“另类”。

“六一”儿童节前，马老师写好了一篇少先队员发言稿，要找位同学代表少先队，在庆祝大会上发言。找了好几位同学，都不愿或不敢上台用普通话讲，最后让我去试试。我哪知天高地厚，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在马老师的指导下，一遍遍熟读、背诵，直到马老师满意。母亲也很高兴，破例给我做了一件白衬衫。

“六一”到了，在马老师叮嘱下，在她鼓励的目光中，我抬头挺胸走上台，在全乡的少先队大会上讲话，童声朗朗，还录了音，在

当天晚上乡镇府大喇叭上又进行了实况转播。讲话成功，马老师特别高兴。讲的什么内容，一个字也记不得了，但是这份鼓励，却沉淀在心里了。

我所在的许堡小学虽是村小学，但是特别注重德智体全面教育，从进小学第一天开始，大课间就安排了跑操和广播体操。刚开始跑操时，是马老师亲自领操，后来她把这份光荣任务交给了我。马老师把一个不锈钢哨，挂在我脖子上，在其他同学羡慕的眼光中，我领着大家整整齐齐地排好队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“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三四！”哨声就是命令，大家跟着哨音喊着响亮的口号，刷刷的脚步声和口号声，在村小学上空回荡。

二年级的冬天，我手脚患了严重的冻疮，脚后跟裂了很深的口子，但不敢辜负马老师的信任，仍然坚持领操。有一天早晨上学，过小河时，河面结冰了，一只脚踩上去，没想到冰碎了，陷进了冰下泥水里，刺骨的痛。可我一年四季只有这一双布鞋，只好仍然穿着冻成冰疙瘩的鞋子去上学。跑操的时候，细心的马老师看见了，把我叫到她办公室，从床底下找出一双鞋来，是她儿子穿过的旧鞋（也比我的鞋子新多了），让我换上，把我的结冰的布鞋，洗了之后

放到太阳底下晾晒，晚上又收回到办公室，放在煤炉子边烘干了。

那时学校根本没有课外读物，没法拓展阅读，所有的知识只有从书本上来。为了增加孩子们学习的兴趣，马老师总是从生活中找相应的道具来给孩子做些实验。记得在学《乌鸦喝水》时，她让我们从河滩上捡来一堆小石子，拿玻璃瓶子做实验；有一位同学，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方法，在一面镜子上用墨涂上画，让另一个同学拿另一面小镜子，从教室外面把太阳光照进来，照在涂了画的镜子上，再反射到教室墙壁上，那红蓝色的小图案，像一幅幅模模糊糊的画。马老师看见这个游戏后，非常赞赏孩子们的创意，上课时又让同学多演示几遍，讲光的反射原理。

在偏僻而贫穷的小山村，马老师给了孩子们学习的乐趣，也给了慈母般的温暖，直到参加工作之后，仔细回味，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“启蒙”，那是一位慈母般的长者，用自己的心血，勤勤恳恳，为每一位稚雅学童，叩开知识之门。

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才慢慢体会到，学校不仅学会的是知识，不仅仅是认识几个汉字，会做几道数学题，更是丰富孩子的心灵——马老师做到了。

我的老师

师恩难忘

□蔡如葛

我的蒙师姓李，父亲把我嫩嫩的小手交给他时，他已年过花甲。李老师身材修长，背微驼，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发黄的玳瑁眼镜，宽阔而突出的额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，满头铺着如霜短发，手中经常拿着一个长长的旱烟管，烟管系着一个装烟叶的黑布荷包，烟锅是黄铜铸的，闪着光。

李老师爱生如子，虽然他已长眠地下几十年了，他的形象还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一次上课，李老师检查家庭作业，我因贪玩把作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通过了检查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生怕他那旱烟锅落到我的头上。终于检查到我了，“我，我把作业忘到家里了。”他知我说谎，气呼呼地把旱烟管猛然举得老高，我咬紧牙，准备挨“那一下子”，可那烟管却慢慢落下，刚接近我的头皮又抽回去了（后来，我才发现他“打”每个同学都是这个“打法”）。他令我课外活动时到他办公室去一趟。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，我立正站在他面前准备挨打，没料到，他“故伎重演”了一番，却给我讲起古人勤奋学习的故事。后来，我的学习有了较大提高，这和蒙师的良苦教诲是分不开的。

我们小学门前有条小河，河上有座小桥，李老师怕学生上下学经过时出事，天天挥着旱烟管指挥我们过桥，并多次从河中救出落水的同学。寒秋的一天傍晚，我不慎跌入河中，河水漫过我的头顶，李老师见状连衣服未脱就跳下河把我救出。当送我到家时，老师已冻得浑身发抖，我父母赶紧拿出干衣服让老师换上，老师却挥动着他的长烟管说：“不，不了，我回学校去了！”

使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是寒风呼啸的一天。那一天，我们教室后墙根的麦秸垛突然起火，风助火势，浓烟烈火吞噬着我们的教室。李老师挥动着他的旱烟管指挥同学们撤离教室，由于门道狭窄，同学们只能陆续挤出屋外，剩下最后一个同学和李老师时，忽听梁檩“咔嚓”作响，老师猛然把那个同学推出屋外，与此同时教室倒塌了，一些木料、柴草发疯似的燃烧起来……等乡亲们冒着浓烟烈火冲进火场时，李老师已浑身焦黑，蜷缩在地上一动不动了……

火被扑灭了，人们扒了半天，只找到老师长烟管上那个黄铜铸的烟锅，擦拭之后，它在阳光照耀下，却愈加闪出辉煌之光。

谁说“姚修女”不懂爱

□刘洪静

她待学生严苛，不苟言笑，喜欢歪着头讲课，偶尔推推茶色的眼镜框，语速快，声调又尖又细。“唉，上她的课比跑1500米还累。”同学们私下里送她一个“姚修女”的外号。

“姚修女”，是我们的专业课老师，新分下来的大学生。那天，她手捧教案，踩着铃声进了班，身子进屋后，后脚跟一个漂亮的倒磕，“嘭”的一声，教室的门迅速关上了。迟了1分钟的同学，愣是被关在外面一节课。“以后，凡是迟到者不要上我的课了！”“姚修女”板着脸高声宣布，给我们来了一个狠狠的下马威。

不过迟到1分钟，别的老师都是批评一下也就算了，连课都不让上，还真是第一次遇见，也算奇葩。同学们不由得给她打起了负评价。

“姚修女”平日的着装着实让处于青春骚动期，喜欢谈色论老师的男同学大失所望。“素衣素花，厚实的长筒丝袜，黑色的平跟鞋，俨然一副大妈样儿，看

了她瞬间就不相信爱情了！”男同学的嘴损，说起人来一点情面不留。“姚修女”在他们眼里成了老古板的另类教主女魔头，甚至还有预言，“姚修女”这辈子只适合做老处女，根本不会有人喜欢，更别谈爱。客观地讲，“姚修女”的身材高挑，不肥不瘦，瓜子脸，乌黑顺滑的长发，稍加打扮，就会让人赏心悦目，她却无视自己的美丽，真是无语至极。

毕业前夕，“姚修女”做了件招人恨的事。分别在即，那些藏了三年多的情话，不再吞吞吐吐，纷纷表白、接受。班级被甜蜜和快乐包围着，好几对情侣或明或暗交往着。那天，正在上课，忽听“姚修女”一声怒吼：“请两名同学自重点，把牵着的手分开，这是课堂，你们是学生！”两名同学既尴尬，又气愤。不屑的男同学竟然抓住女同学的手，公开放到桌子上面，向“姚修女”示威，并扬起脖子驳斥道：“我们就手拉手，就不自重，你能怎么着，你是嫉妒别人相爱吧！”顶撞老师，

忤逆不道，挨批评，写检查不必说，同学们却没有对“姚修女”表示同情，反而觉得她不对，一点面子不留。有同学取笑说，“姚修女”谈过恋爱吗？

所有的谜团，在毕业离校的那一刻全部揭晓了。“姚修女”穿着一件白纱裙，踩着一双高跟鞋，化了淡妆，来送我们。师生一起回忆过往，畅想未来，“姚修女”让我们原谅她的严苛，她说“学生就该有学生样儿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有些事情适合离开学校去做，比如爱情。”与我们告别时，不远处有位高大魁梧的男士正在深情地凝望着她。

原来，“姚修女”一直都懂爱。



那夜的好电影

□鲍会霞

我是在一所农村中学读完初中的，学校坐落在村子西南角，学校附近是一片芦苇荡，显得很幽静。那时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是宋老师，三十来岁，为人和善，性情温和。

最难忘的是宋老师朗诵课文时的情形。“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，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，又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，满被红霞罩着了……”他微闭双眼，声音低沉而明朗，将人物留恋戏台的感情表达得很充分。我猜想，那一刻他的内心已经完全融入到小说里，跟其中的人物感同身受。随着宋老师抑扬顿挫的语调，我们的脑海中也幻化出美丽的夜色，虽然那时我们不曾见过江南，无从体会水乡极致的美，但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我家乡的河流，乡间的月夜，蕴着麦香的田地……

这样的教学方式，即便在语文教学改花样的今天，也不落伍。从事教育工作后，我才明白，走进文本深入文本，以读带教，领略语言文字的妙处，教师示范能起到莫大的作用。后来，我在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所坚守的东西，多是来自宋老师的影响。

课间，他时常腋下夹着课本，倚在门框边，看着眼前跑来跑去的学生，颌首、微笑、不语。有一次语文课后，宋老师突然对大家说：“明晚带你们去看电影吧。”“好啊！”大家无比的兴奋。

第二天傍晚，同学们跟随宋老师一路唱歌，穿过树林，奔向邻村。那里早扯上了影布，安上了放映机。人们簇拥而来，渐渐汇成了人海。

那晚放映的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《野妈妈》，是一部反映“文

革”题材的影片。主人公多舛的命运紧紧攫住了观众的心，悲哀婉转的音乐在黑暗的田野上空回荡，人群很静，有人低头啜泣。

那晚的电影，也让我流了泪，那是我第一次不是因身体的伤痛或饥饿所驱使而流泪，是遵从心底的指令——为故事中主人公的坎坷际遇而同情落泪。后来学习“悲剧文学”，才明白那是批判，是控诉。“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”，触动人心。

第一次接触的催泪电影，一直印在脑海里。直到成年后，还常常忆起那个月色朦胧的夜晚。诚然，今天的电影比那时的精彩得多，主题的深度广度也都不可相提并论。但那年月，在文化落后的农村，能观赏到这样的影片也实属不易。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：“从此，再也

没有看到那夜似的好电影了。”

宋老师用这样的方式给成长中的我们上了一堂精神启蒙课。正是这次的流泪，我开始朦胧地意识到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精神世界，它接纳与存放我们的情感，让我们富足，无论喜怒哀乐，都令拥有者倍感崇高。也许这段经历对于他人而言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；于我，却启蒙了对悲情艺术的认识与感悟，宋老师的教学理念也渗透到我以后的教学中。

说来也巧，我工作后不久，宋老师也调到了镇中学，昔日的师生成了同事。他儿子恰在我所教的班内，我有点惶恐地表示自己不够胜任，宋老师笑着说：“我相信你！”

为了宋老师的信任，我不敢丝毫懈怠，生怕辜负了老师的期望。